

## “𪎭𪎭𪎭陀南”试解

□ 张 颌

友人降大来舍下，不止一次谈到傅山先生文中载其所食之“𪎭𪎭”究竟是何物，我总应以不知。我曾读过《傅山全书》，其中生词僻典甚多，艰涩难懂。余也不求甚解。日前降大复检出傅山原文《𪎭𪎭𪎭陀南赋》一章，展示于余，驱鸭上架。奈何？只好铅刀一割，试作考证如下：

“𪎭𪎭”二字，《说文》所无。最早见于隋唐以后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诸书，其义皆称为大麦，或大麦新熟所作饼餌。但大麦之品种很多，有的称之为芒麦、芒穀、芒粟、薏麦、雀麦，甚至谓青稞者。产地不同，大小各异。

作为准确的名称来说，应为𪎭𪎭，傅山逆称为𪎭𪎭者，或许别有其因。𪎭𪎭为复字词，如果分开识读，则无义解。这种情况，在我国事物异名书籍中，是常见之例。如饮食之名，北人称汤饼，曰饅饅；称面食，曰饅饅；称饅糖，曰饅饅。那么，傅所称之𪎭𪎭或𪎭𪎭，究为何物？所幸傅山有另一篇文章，题为《𪎭𪎭小赋》。赋文开头有一句八个字，为“青青之𪎭，最宜𪎭𪎭。”就是说，他所吃的𪎭𪎭，是用“𪎭麦”所做的饼餌。在古时，凡用面粉加水揉合，或煮或蒸而食者，都称为“饼”。和今天所称“饼子”的概念不同。最重要者，是以傅山自报家门，所举示的这个“𪎭”字。《说文》曰：“𪎭，芒粟也。”《齐民要术》曰：“𪎭麦，大麦类。”程瑶田《九穀考》曰：“𪎭，大麦之别种也。”特别是吴其浚所著之《植物名实图考》曰：“𪎭，麦，今山西多种之。”在四百多年前，傅山先生喜食𪎭麦面做的𪎭𪎭，而且见诸歌赋，可见其既是名食，也是山西的地方风味。不过，今天山西人有几个知道𪎭麦和𪎭𪎭是什么？我认为，这是物存名失的现象。比如今天太原小吃中的“灌肠”，实际上它原名叫“碗脱儿”；今天所吃的“核桃”，古来称作“羌桃”和“胡桃”；今天的“饺子”，许多地方则称谓“扁食”。这就是时代有兴替，语言有变迁。故品物名称也同样有存失故也。

我认为：傅山当时所食者，正是现在山西北路

所常吃的莜面。降大是忻州人，不是也很喜欢吃莜面吗？傅山的老家也是忻州。他当时能吃到新熟“𪎭麦”所做成的家乡饭。而著文歌咏，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

《说文》曰：“莜，田器，从竹、条省声。其音为‘铍’。”《论语》曰：“以杖荷蓑”即此，是耘田之器。它和禾、麦、粟、穀，在文字的形、音、义各方面都没有关系。所以，“莜麦”和“莜面”是近代人所创造的名词。我幼年时，在老家介休县，所吃的今日所谓之“莜面”，则称之为“燕面”。其初收获的颗粒称之为“燕麦”，用其做成之面食，以拇指拈作者，叫“栲栳儿”；用双手搓作者，叫“搓鱼”，有时切成块状冷食者，称做“饅饅”，俗话说：“荞面碗脱则，燕面饅饅则。”都是稀罕的饭食。至于为什么称“𪎭麦”，为“燕麦”，有人说，是因其禾芒，形为两歧如燕尾者。是否如此，尚未见文字之证。

傅山另文《𪎭𪎭小赋》，与前赋“𪎭𪎭”，寓意有所不同。𪎭𪎭是坚麦磨制的，也可能是指“莜面”所做成的“𪎭搓”而言。前赋大意是对𪎭𪎭的赞美，而小赋抒发其怅郁之情。所食𪎭𪎭，既不丰富，而且用“仲由负米”之典，怀念其母亲。看来，傅母也同样是爱食“莜面”者。

傅山前赋，标题中有“𪎭陀南”一词，是佛经中的一句术语。丁仲祐氏《佛学大辞典》载：“𪎭陀南”之称“𪎭陀那”，译曰：“集施”，为传法心印的意思。我不懂佛学，难解其义。所以对傅山先生用此术语的意思，只能付诸阙疑。

费了不少工夫，查了不少材料，才写出如此烦琐的文字。繁而寡要，劳而少功，可怜无补费精神。顾瞻博风雅之士所不屑为也。

（作者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、研究员）